



如果说眼睛

If the Eyes Could Lie



拾玥—— [下]



联袂推荐
钟宇
樊落
齐州三爷



女心理师 + 犯罪悬疑 + 情感纠葛
年度烧脑悬疑大戏，等你破译！

深度挖掘犯罪心理，细腻剖析情感困惑

一起“斩首者”案件惊动全城，
女心理师协助警方调查此案，
却落入一张被罪恶织好的密网，
一连串的阴谋背后，究竟真相是什么？

如果眼睛

If the Eyes Could Lie

会说谎



拾玥——著

[T]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如果眼睛会说谎 : 全2册 / 拾玥著. — 北京 : 新世界出版社, 2018. 10

ISBN 978-7-5104-6603-8

I. ①如… II. ①拾…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18132号

如果眼睛会说谎 (上下册)

作 者: 拾 玥

责任编辑: 黄 倩

责任印制: 王宝根

责任校对: 宣 慧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100037)

发 行 部: (010)6899 5968 (010)6899 8705 (传真)

总 编 室: (010)6899 5424 (010)6832 6679 (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wp.com.cn>

版 权 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nwpcd@sina.com

印 刷: 北京亚通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字 数: 370千字 印张: 14

版 次: 2018年10月第1版 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4-6603-8

定 价: 69.80元(全二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 8733

目录 contents (下)

第一章	斩首者再现	1
第二章	审讯室	21
第三章	一个叫马旭的少年	31
第四章	奇怪的男人	48
第五章	关于苏铭的谈话	69
第六章	母与子	93
第七章	诊疗室的深夜	111
第八章	午夜来访者	133
第九章	斩首者马旭	158
第十章	年美芝的电话	178
第十一章	一个叫秦海波的女人	199
尾 声		218

第一章 斩首者再现

1. 少管所

淡淡的香草气味在鼻尖上萦绕，在这种能令人情绪稳定的香气中，似乎还带着北方冰天雪地中的那份凛冽。简灵闭着眼躺在椅子上休息。不知过去了多久她才坐了起来，十指揉进那头海藻般软细的发丝之中，轻轻地梳理了一下。

此刻的她就像是蹲坐在河边浣洗的一只小熊，对待自己的毛发，细致又带着几分俏皮。

“简医生！”不知道是谁这样突如其来地喊了一声，打破了屋内的平静。

简灵扭过身子看向了自己诊疗室的门口，只见张岩岩额头上有着细汗，双手紧紧地环抱在胸前，怀里有一份文件。

“进来吧，什么事情把你着急成这样？”简灵看着张岩岩，又不解地多问了一句，“你今天下午不是要跟你未婚夫去酒店，商量预订结婚酒席的事情吗？”

“我昨天走的时候，把这份文件一起收拾到我包包里面了，今天要不给你送回来，明天你就要着急了。”张岩岩边说边把一份文件放到简灵的办公桌上，顺带用袖口擦了擦额前的汗。

“嗯，谢谢你，我本来还想着说等晚上的时候再翻一下这些档案的。”简灵抽了两张纸巾递给张岩岩，“别把衣服弄脏了。”

“简医生，你是有所不知，我如果打扮得太体面，酒店的人会认为我们很富裕，然后就想着各种路子来宰人。”张岩岩接过简灵递来的纸巾，只是攥在了手心。

简灵这才细细地打量了一下张岩岩今天的装扮。嗯，是不像她往常的装扮，一件普通的纯白上衣搭着一条洗旧了的牛仔裤，脚上是一双平跟鞋。简灵觉得眼前的张岩岩有些可爱，她甚至可以感受到张岩岩此刻对婚姻所憧憬的兴奋，正如很多年以前的自己。

“那我先走了，还有两家酒店要去。”张岩岩不太好意思地补了一句，“他就外面等我。”

“去吧，路上小心。”简灵笑笑，朝张岩岩挥了挥手。

等张岩岩带上门后，简灵才抄起桌面上的文件，翻阅了起来。只是没过多久，简灵的手机就响了起来，她拿过手机一看，是萧静。其实，她了然萧静找自己的原因，虽然有些抵触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但她最终还是按下了接听键。

“在忙什么呢？”萧静问道。

“没什么，在看一些文件，关于几个孩子的心理评定的，明天要去景阳市少管所。”简灵合上文件，脸贴着手机，起身走到了窗前，发现外面太阳有些刺眼，使得人眼睛发酸。

“我想跟你确认一下，关于下星期你什么时候来市局。”萧静总算把重点给说出来了。

“萧静，我不想去。”简灵低下头，空出的那只手不自觉地把玩起耷拉在自己肩膀上的缕缕发丝，“我不想再见到那个人，一次都不想。”

“事情已经过去几个月了，现在苏铭已经送检了，即将开庭，在这之前……”萧静话没说下去，大概她也能体会到简灵心中的苦吧，毕竟两个人是这么多年的好姐妹。

“我再想想吧。”简灵打断了她，她叹了口气。

上个星期开始，萧静就想要简灵跟自己去一趟看守所。萧静并没硬性要求简灵与苏铭见面，说她可以待在隔壁的房间里，通过摄像头观察下苏铭的行为举止。因为萧静总觉得，苏铭在近来的几个星期里，行为越发地奇怪。特别是在检方的审讯过程中，不时露出奇怪的微笑，好像有着某个深藏着的阴谋正在一步步往前行进。萧静也明白，简灵不会愿意面对这么一个对自己深情款款的连环杀人犯的。

“其实，该面对的还是需要面对的，于公于私，我都会这样对你说的。”萧静的语气也变得有几分无奈，“我也希望自己能代替你去承受那些痛苦。”

“好了，不谈这个了，周末有空的话，我喊上林小嘉，一起出来吃饭或者喝个下午茶也行。”简灵顿了顿，“你说的事情，我会再细考虑的，过两天我再答复你吧。”

挂上电话以后，简灵才发现，香薰炉上的那微弱的火苗不知道什么时候熄灭了。她走了过去，本想重新点燃，却又临时改变了主意。转身在抽屉里面拿出车钥匙，拎过搭在沙发上的外套，走出了诊疗室。她决定下班回家，因为那些莫名的焦虑感自萧静打给自己的那通电话后，就又缠上了心头。

景阳市是一座有朝气的城市，简灵坐在车中等红绿灯。看着车窗外来来往往的人潮车流，十分热闹。她从前根本不会花时间去留意自己周遭的一切，所有的改变，只是因为周逸朗离开……她差点儿又陷入了不可自拔的回忆之中，幸好交通灯的绿灯适时亮起。她才放下了手刹，踩上油门，往家的方向驶去。

第二天一大早，简灵就到了诊所外，但她没进去，自己坐在车上。她在等娥姐，每天早上娥姐都是送了孩子上学之后才来上班的。听说她儿子下个学期开始就要住校了，因此娥姐最近对于青少年心理的研

究更深入了。

张岩岩曾打趣说：“娥姐太紧张自己的孩子了。”

然而娥姐很坚定地回答：“如今社会的诱惑太多，儿子住校以后，扎在一堆孩子里面，就是个小社会，心理的健康一定要时刻关注着。”为了这个事情，娥姐差点儿就打算接下她孩子所读学校的兼职心理咨询老师的活儿。

“小简。”娥姐敲了敲车窗。

“早。”简灵回过神来，朝娥姐点了点头，伸手指了指副驾位，示意娥姐上车。

“你知道路吧？”娥姐坐上车，微笑着问道。

“我刚在导航里面设定好了。”简灵扭过头看了娥姐一眼，“其实你不用这么赶的，吃早餐了吗？”

“吃过了，我习惯守时嘛，都搭档这么多年了，你知道我的。”娥姐用手扇了扇风，“不用开空调，一冷一热容易感冒的。”

简灵刚想去按开空调按钮的手，落在了半空，觉得娥姐刚才所说的话似曾相识。是的，这辆车子原本的主人就对自己说过这样的话。简灵笑笑，自己也扣好安全带，把车驶出了停车场。今天和少管所预约的心理评估是市卫生局委托诊所义务帮忙的。即将接受评估的那四名少年，他们在少不更事时，就沾上了血腥与罪恶。娥姐之所以愿意接手，也是因为她想要更多地了解青少年心理上的细微动向。

“先前那个叫马唯斯的女病人，最近情况怎么样？”车驶出了几个路口之后，娥姐突然问起了那位从她手中转出去的病人。

“她好长时间没来找我了。”简灵皱了皱眉头，“先前听说她有事，又去了美国一趟，本来说回国之后会来诊所找我的。”

“我觉得她思想挺前卫的，可能因为是在国外待得比较久的缘故吧。”娥姐嘀咕了一句。

“关于她在美国待了有多少年的这个事情，我倒从没问过她。”

简灵先前没听马唯斯提起过这茬儿，只知道她是美籍华人，还带着个儿子一起生活。必须承认，对马唯斯，简灵心有余而力不足，不知道从何下手。

“其实我们也不是万能的，所以很多事情要是在我们能力以外的，也不要太过于介怀。”娥姐突然感触道。简灵知道，其实她是在安慰自己。

少管所地处景阳市郊区的一个小镇上，从市中心驱车过去，也有个差不多三十公里的路。简灵觉得这是她目前为止，自己开车所到过的最远的地方了，比去周逸朗乡下老宅还远。

这一次过来接待简灵跟娥姐的是所里的一位叫秦海波的管教干部。简灵只跟对方用邮件联系过，没通过电话。今天才是双方第一次见面。简灵怎么都猜不到，这位叫秦海波的人会是一个长相有点儿西北脸孔的女孩子，小麦色的肌肤，有一双丹凤眼。

“少管所的后面是海边，我经常会在那边跑步，太阳晒多了，皮肤就显得黑点儿。”秦海波笑着说，露出了洁白的牙齿。她似乎也留意到了简灵看向自己的时候，眼神上的一些细微波动。

简灵眯着眼睛，点了点头，自我介绍道：“我是简灵，这位是唐老师。”

“叫我娥姐就好了，大家都这么叫我。”娥姐上前走了两步，拍了拍秦海波的肩膀，说道，“小姑娘平时锻炼得确实不错，这身板结实。”

简灵觉得娥姐行为有些唐突，但又见秦海波并不介意，只是略微羞涩地低下头，有种难掩的笑意。简灵对眼前这个女孩子顿时有了些好感，也有点儿好奇，像她这样的一个小姑娘，为什么会选择到少管所做导师呢。而且，看她的年龄似乎并不大。

“关于今天要去评估的四名少年，他们的个人资料你们都已经看了吧？”走在前头的秦海波突然停住了脚步，转过身来看着简灵。

“嗯，大概翻了一下。”简灵点了点头，又补了一句，“我今天主

要是来辅助娥姐的，最终的评定意见由她来写。”

“我明白了。”秦海波的身子转了回去，继续跟娥姐并排走在前面。

简灵开始有些感觉，从跟秦海波碰面开始，对方似乎对自己也有一定的关注跟好奇。她回想了一下先前跟这个女孩子并没有见过。仿佛从苏铭的事件后，简灵每次认识一个陌生人，都会神经兮兮地去揣测，自己跟对方在过去是否在哪里有过一面之缘。

“喏，就是这里了。”秦海波站在一扇玻璃门前，做了请的动作，示意简灵她们往里走。同时，简灵还没反应过来，她们已不知不觉上到了这栋办公楼的二楼。

“这里，就是我们所里的心理辅导中心。”秦海波一进门就走到窗户那边，将两扇玻璃窗推开。简灵看到窗户外面都安装了防盗网。

秦海波也察觉简灵留意到防盗网的事，连忙说了一句：“有时候我们会担心孩子们做出过于激动的行为。”

听到她的话，简灵心里乐了一下。毕竟在简灵眼中，觉得秦海波也是个年纪不太大的姑娘，对于自己这年纪而言，她也是个孩子。只是，挺能察言观色的。

“评估的事项预计要在午后才开始，现在我先跟你们聊聊这几个孩子的情况？”秦海波拉出了两把椅子给简灵她们坐下。

“可以啊，之前我也只是看了他们的那些档案，你平时应该都有接触到他们吧？”娥姐爽快地问道。

秦海波竟然若有所思，迟疑了好几秒，才朝着娥姐点了点头：“我先说年纪最小的那个吧，我指的是被送进来的时候，年纪是这四人里面最小的。”秦海波从抽屉里面翻出了档案，摆在了简灵她们面前。

“他叫张吉吉，这男孩名字挺可爱的。”秦海波看了简灵一眼说道。

简灵看到档案的照片上是个一看就知道是营养不良的瘦小孩子的大头照，头发发黄，看向摄像头的眼神之中有几分的不自信。

这孩子在家之中应该不太受宠爱的，简灵揣测着。

“张吉吉被送进来的时候，只有十三岁。”秦海波又把档案往简灵面前推了推，似乎怕简灵看不清楚。

“哦，这个张吉吉，当时我也有看新闻的。”娥姐托着腮，说道，“他小小的年纪就投毒，毒的还是自己的家人，幸好当时他的家人被送去医院之后抢救过来了……”娥姐顿了顿，“他好像还有个哥哥？没死，但成了植物人。关于他哥哥的事情，档案上没写，我记得当年新闻是这么说。”

“他有什么特殊的行为吗？”简灵问了一句。

“尿床，一直到十五岁之后才好了。”秦海波微微笑了笑，轻声回答道，抬手捋顺了一下刘海。

就在她这一动作之间，简灵留意到秦海波的右边鬓角似乎……似乎有一道浅浅的疤痕。简灵猜测她是因为怕别人看到，所以才留着刘海来作为遮挡。毕竟在这个花样的年纪，女孩子都希望自己能呈现出漂亮的一面。

“嗯，这孩子肛欲期没有得到好的发展，才会在逐渐成年后有这么个坏毛病。只是，现在也失去了最佳的修复期。”娥姐拿起张吉吉的档案，随意翻动两下。

弗洛伊德将人类的性发展分为了五个阶段，其中一岁半到三岁期间，称之为肛欲期。在这个时期，父母的错误做法会带给孩子生理与心理的双重伤害，导致孩子的自身控制排便系统发展出现紊乱。假如孩子因为尿裤子而遭受到父母的打骂、叱呵、羞辱等，就会伤害到小孩子的尊严，当小孩不能够满足父母过高的“期望”时，他就会容易产生自卑，认为自己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坏孩子。假设在肛欲期受到了伤害，并且没有得到及时的心理修复，就会导致孩子一个长期的心理疾病。

“他的哥哥你们见过吗？”简灵听了娥姐的话之后，想起了先前自

己接触到的苏铭，哪怕自己一直以来，都十分抗拒这个人，但又时不时地试图去窥探，在他的成长过程中所有过的心路历程。

“没。不过的确是成了植物人，我接触过张吉吉的父母，一开始的时候他母亲恨他，经常会说自己的大儿子是家里背负期望最大的一个。成了植物人之后觉得所有期望都破灭了。近两年来，他的父亲过来看他的频率会比较高一点儿，大概是觉得这个小儿子如今已经长大了，或许经年累月后，他会重新好起来。”秦海波叹了口气，低下了眸子，有那么几秒钟的失神。

“那另外几个孩子呢？”娥姐的话打断了秦海波的思考。

秦海波并不接话，而是突然欠了欠身子，站起来说道：“可能是因为平时都待在少管所，很少接触到外界的人，见到你们，我都兴奋过头了，忘了给你们倒水了。”说罢，就往大家侧身位置的那台饮水机走去。

简灵看着秦海波的背影，觉得有种莫名的熟悉感，虽然她看起来比较苗条，但是身子一点儿都不单薄，健康紧致的肌肤包裹着健壮的骨骼，全身散发着青春又热情的气息。如果我是男子，也一定会被这样的姑娘所吸引吧。简灵这样想着。

“请喝水。”秦海波将两杯温水分别放到了简灵她们面前。

简灵点了点头，拿起眼前的水杯，浅浅喝了一口，觉得这水的口感有点儿特别，仿佛先前在哪里喝到过。但也不去探究什么，她估计只是某个自己以前喝过的饮用水品牌吧。

“我昨天翻档案的时候，看到有个叫文逸的男孩子。”简灵脑海里突然闪过这个名字，是因为档案上面写着这个孩子有个姐姐，但是死于一场意外。他的姐姐刚好跟自己也是一个大学的。

“嗯，这个孩子的心理问题比较奇怪。”秦海波点了点头，继续说道，“他喜欢虐猫虐狗，虐待各种小动物。手法相当残忍，把动物的骨

头拆出来，一根一根摆在阶梯上。他觉得这样摆着像钢琴的琴键，甚至觉得可以在那些骨头上面弹奏歌曲。其实按照当时的情况来说，大人们也不怎么关心这种事情，觉得没什么，只是他没有家人，原本收养他的那户人家，也不想继续抚养了，主要是觉得他心理问题十分严重。”

“这样说来，他的姐姐，也就是收养他的那户人家里面的女儿？”简灵问道。

“是的……”秦海波双手交叠放在下巴底下，偏着头，似乎在等待简灵她们的继续发问。

“福利院也不接收他吗？”娥姐疑惑地看了秦海波一眼。

“嗯，是有去过福利院一小段时间，但是期间……”秦海波似乎不太愿意说下去，最终她选择避开这个叫文逸的男孩的话题，跳到另一个孩子的话题上去，“接受心理评估的孩子里面，有个女孩子，昨天刚满十八岁。”

“我记得看档案是四个男孩子的。”娥姐插了一句，也正好打消了简灵想要继续询问关于文逸的事情的念头。

“是的，所里临时做出的调换。那个女孩子叫年美芝，进来的时候还不到十四岁。”秦海波将年美芝的档案掀开。简灵看到照片上是个有着一头柔顺乌黑长发、眼神纯净的女孩。

“她家里的条件十分好，自小就学习了芭蕾舞跟钢琴，在学校表现也很好，老师很喜欢她。”秦海波叹息了一声，继续说道，“但是她盗窃，惯偷，十分频繁地盗窃。”

“这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很多孩子为了引起家人的注意，会做出很多极端的行为。但是按你说的，她多才多艺，应该不缺乏别人的关注。”娥姐喝了口水，问了一句，“估计她家庭关系比较复杂，是吧？”

“娥姐真是经验丰富，一遇到这种案子就能马上给分析出来了。”秦海波说这话的时候，眼神却看向了简灵。

“年美芝的盗窃，不管诱因是什么，但最终是已经成瘾了。”娥姐也转过脸，看着简灵说道。

简灵附和着，点了点头。

成瘾者对于上瘾的事物很迷恋，迫切想要得到抑或进行，成瘾者的感情承受能力会出现缺陷，不善于言语表达，与自己身边的人缺乏沟通，最终选择将自己的内心封闭起来。一旦承受不了外界的影响，失去自我控制就会做出带有破坏性的极端行为……

“年美芝把她的继母推下了楼梯，差点儿一尸两命，之后才正式被送进来的。”秦海波良久之后，吐出这么一句，还边说边把最后一份档案抽出，递到了桌面上。

“这个孩子以前接受过催眠治疗？”简灵看着资料，伸手揉了揉太阳穴。

“是的，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需要这样做。”秦海波嘟着嘴，突然大声地说了一句，“简医生，你们都没有吃中午饭，我们赶紧去饭堂吃午餐吧。唉，都怪我，我太不懂这些礼貌上的事情。”

简灵跟在秦海波和娥姐的身后，走在通往所里的员工饭堂的路上，心思却开始记挂到了最后一份档案，关于那个叫薛飞的男孩子身上。

薛飞被关进少管所的原因，是强奸幼女。但是对于这个事情，他一直不承认，为此还接受了心理咨询师的催眠手段，本想着是通过这些能让他认罪。但是最终，他依旧是否认罪行，偏偏一切的证据都是指向了他。

简灵有些迷惘，不知道当自己面对这样的一位少年犯的时候，应该用哪一套理论手段来作为评估的标准。在日常的工作中，心理咨询师需要借助理论来理解病人所表现出来的混乱和危机。这个时候，理论理解可以使得心理咨询师“超越所给定的信息”，并且从理论之中发展出一套“自我观点”，借助这种“自我观点”来理解病人的情况与心理发展过程。然而，并不是所有心理咨询师都能轻而易举地发展出

这样的一套“自我观点”。

这丝丝缕缕的事情，让简灵不自觉地又想到了那个被自己一直抵触着，深藏在内心角落里面的人——苏铭。

苏铭，在你的成长道路上，究竟有着什么不为人知的谜团？

简灵抬头看了一下天空，发现快要下雨了。于是，她紧了紧步子，追上了前面的娥姐。

2. 骑行少年

离开少管所的时候已经到了晚上七点。简灵在后视镜里面看到了站在少管所大门口的秦海波，她正目送自己离开。

整个下午，在与那四个少年犯的接触过程中，简灵的思绪总是不经意地走神，因为她无法控制自己不去回想起苏铭，以及苏铭口中的那段青少年时光。所幸这次的心理辅导老师是娥姐，自己只是过来协助而已。不然一直走神，会影响到手头的工作。

“唉，我要写完这评估报告，又得熬夜了。”娥姐冷不丁地牢骚了一句。

“嗯，这些事情对你而言，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吧。”简灵笑了笑，“娥姐，你忘了系安全带。”

“噢！对哦。”娥姐边系好安全带，边继续说，“时间应该赶得及，我还要接我儿子晚自习放学。”

“哈，时间上肯定没问题的。下学期你儿子就升上高中了，住在学校宿舍里挺好的，这样你就少奔波了。”简灵随意地搭着腔。

“这才是真的让我担心。”娥姐似乎在思考着什么，“小简，你以前也是市一中毕业的吧？”

“对啊，怎么了？”简灵有些奇怪娥姐会问起自己高中的事情来。

“我儿子是被特招进市一中的高中部。”娥姐说这话的时候，语气里面带着几分骄傲，“你以前也是市一中的学生，看看有没有相熟的老师，介绍我认识一下吧，多个人帮我留个心眼，我才心里踏实。”

简灵本想一口拒绝娥姐的，但是转念一想，她也只是爱子心切，于是点了点头，说道：“我回头帮你问问，如果当年我的老师还没退休的话，就介绍你们认识一下吧。”

“那就谢谢你了，我儿子一直都品学兼优的，只是我自己太紧张了点儿。”娥姐试图解释着，可能她也发现了自己的行为有些过于担心。

“嗯，能直接被市一中招进去的学生，不是高才生就是特长生。”简灵顺着娥姐的话，再一次有意无意般地肯定她儿子的能力。

其实简灵感觉自己并不习惯跟已婚已育的人打交道，过去还好，现在每次跟这类人交谈，她就觉得自己情商要变得异常的高。毕竟她是一个丈夫过世，也到了一定年龄没有生育过的女人。这些事情对于她，都是十分敏感的话题。偏偏作为一名心理咨询师，她不得不面对。大概是因为自己的内在修行还不够吧？简灵暗暗思考着。

回到家里之后，简灵在浴室随便地洗了下便出来了。她倒了杯温水，走到阳台。放眼望去，万家灯火，她才惊觉自己今晚回家挺早的。在过去的半年间，她故意让自己每天晚上在诊所各种忙碌，一直折腾到深夜才驱车回家，到家之后洗澡便睡觉了。似乎只有无尽的忙碌，才能使得自己不去乱想事情。

她躺在沙发上，想起了白天娥姐提到“成瘾”的问题，觉得自己是应该把吃安眠药这个不好的习惯戒掉了。于是她掀开毯子，把屋内空调的温度稍微调整了一下，走到香薰炉前，滴下了那种能使人安然入睡的夏威夷檀香精油。只是这一系列的动作完成之后，她又自嘲了起来，自己也不过是将一切从一个习惯转换成另一个习惯罢了。

这宿，简灵一夜无梦，睡眠质量很不错，一直到第二天被电话的

铃声吵醒，才发现已经是早上八点了。平日里的这个时段，她已经给自己做好早餐，并吃完准备出门了。

“嗯……”简灵嚅唛了一声。

“你还没起床？”电话那头的萧静有些吃惊，在她看来，自律的简灵不应该在这个时间段还迷迷糊糊的。

“还没。”简灵支起身子，看了看阳台那边，发现太阳的强光已经透进屋内。

“你还好吧，是不是身体不舒服？”萧静关切地问道。

“没，就是昨晚睡得不错。”简灵揉了揉自己的发丝，问道，“你找我是有什么事情吗？”

“昨天的新闻你看了吗？”萧静试探性地问，“又有斩首者命案发生了。”

“什么？”简灵手中的电话差点儿滑落。是的，对于“斩首者”这个词，简灵十分敏感，而且她以为，只要苏铭被捕之后，这个名字将会从此跟自己的人生再无任何的瓜葛。

“我这边有段视频，是关于这名新出现的斩首者的。你过来市局帮忙看一下，尽量帮我们给这名嫌疑人做个心理画像。”萧静语速很慢，似乎也在揣测简灵所能接受的心理阈值。

“我……”简灵大脑里面快速地思考着，她在试图寻找什么推脱的词语，但也同时在搜索一些关于斩首者心理的线索。

“这个事情其实……”萧静听到了简灵的反应之后，也有了些迟疑。

“我下午过去市局一趟。”简灵接话道。

“好！下午两点，我在大门口等你。”萧静那头似乎松了口气。简灵听到萧静的反应，其实自己心里也有几分快意，觉得自己这个选择是对的。毕竟在过去一大段时间里面，萧静的确是帮助自己不少，而这次能为她做点儿什么，心中也算是有了些舒坦。